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四

宋

釋普濟撰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

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叅百丈丈問魏魏堂堂從何方來師曰魏魏堂堂從嶺南來丈曰魏魏堂堂當為何事師曰魏魏堂堂不為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

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搥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

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
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
師聾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
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
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
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大麤生師曰這裏是甚
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
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

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
與汝安名竟公禮拜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
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
曰尋羶羊聲來師曰羶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羶羊跡來
師曰羶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羶羊蹤來師曰羶羊無蹤
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羶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
日尋羶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
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

義學沙門便打趂出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
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
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
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
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畧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
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
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
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

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眾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

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
尊宿盡聚衆開化為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
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
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
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
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
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
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

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
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
被俗漢美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
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
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
本山謚斷際禪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號懶安

郡之陳氏子受業於黃檗山

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

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
當有所得師即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
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
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
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
禪師創居為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
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
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趨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

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脰瀉山屎不學瀉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趣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

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
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
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
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為是法身
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為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
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
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
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

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
僧乃脫膊遶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
師便打曰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
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無
對雪峯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曰本
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在山人且無刀斧
痕僧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
得師曰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問黃蘗軍來和

尚向甚麼處迴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
何師曰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唐中和三年歸黃檗示
寂塔于楞伽山謚圓智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
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乃於拜州童子
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
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
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

即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

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

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

又作麼生

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大

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拊

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

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

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

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

曰得

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

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

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

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

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

後屬武宗廢教師

短褐隱居大中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

逝僖宗謚性空大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
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
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為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
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
座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
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
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
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

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
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
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
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
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麼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
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
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
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

緣飲啄更復何為終于本院遺塔存焉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臺山去師豎一指曰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麼處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牛麼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

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

又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豎起一指師

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

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

彌拽出這死屍者

沙彌即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

問為山為召慧寂山應諾為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

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

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
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
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
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
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
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
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
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

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
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
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
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
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
本山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
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

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櫟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

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師

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

嵩山代云小小狐兒要過但過用疑作甚麼

師不安

不見客有人來謁乃曰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鉢盛鉢楷令侍者擎出呈之其

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

一歸宗柔別云
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主也無
師曰有曰是甚麼人師曰三家村裏覓甚麼曰如何是
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麼小師行脚回師問汝離吾在
外多少時邪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曰
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曰這打野裡漢師同大于南用

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曰大子亦無語那子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擗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清田和尚與瑠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瑠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瑠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箋子瑠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麼茶罷瑠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洪覺

範林間錄云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為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

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抑公權書妙絕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悞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為正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觀音院

亦曰東院

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

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

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
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
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
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
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
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
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
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

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牕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席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

救火救火爇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
壽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禪牀師
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
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
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
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偈留
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
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德無對

法眼
代云

請上座領某甲情同
安顯代云是上座眼

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

音院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
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佛是煩
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
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
大善知識為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
藍為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師與官人遊園次兔見
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為甚麼走師曰老

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真實師曰開也曰是真是實師曰真是實實是真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分閤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問承

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大眾晚參師曰今夜荅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

禮拜師曰比來拋軌引玉却引得箇整子

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沒

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為甚麼便收伊為整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甚麼處却成整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整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整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

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

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
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
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
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
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
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
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
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

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
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
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
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

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
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師因

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一趺
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宿曰參堂去師應
喏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搯之尼曰和尚猶有
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

關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
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山僧不問婦曰
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
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
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
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去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
汝勘破了也

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
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惟被趙

州勘破亦被
這僧勘破

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

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

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

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婆無語

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

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為甚恁麼道師曰

為汝總識字

法燈別衆僧云已知去處

問如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

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

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

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

玄覺云甚麼處

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

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

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筴起火曰會

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

必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

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

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

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
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有

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

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

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德麼人

僧無

對

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也不短

僧寫師真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

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

玄覺代云

留取供養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

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
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
你等諸人向甚處局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鋤子去師謂
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
今無人舉著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
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
尚既不知為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

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人相見時如

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即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道近下人問道即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擲遠曰公驗分明過師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新

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
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雪峯
雲居來祇是箇擔板漢

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

問如何是佛師

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
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
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
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

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
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嚮
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畧約師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
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畧約師曰
箇箇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荅又僧問如何是石橋
師曰過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為當扶石橋扶畧約師聞沙彌喝參向侍
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却重師曰沙彌得入門
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

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蛄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臥曰相

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之久矣
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甕
率晝降闍浮於其中間摩尼珠為甚麼不現師曰道甚
麼其僧再問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鴟為甚麼飛去主
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鴟為
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拓起鉢曰三十年後若

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
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
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僧辭師問甚
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
作麼生祇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即言寒
夏即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
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
一依前語祇對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

玄沙聞曰大小
趙州敗闕也不

知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
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

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

高名不求苟得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
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祇這便便是否
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
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為人師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
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
識為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真定師
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

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
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
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
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
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
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
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
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

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閣
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
一字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
作甚麼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
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
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
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
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

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
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
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
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
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
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
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
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

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
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
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
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
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
無人喚你作癡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你若不信截取
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
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為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

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較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真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

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
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
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
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
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
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
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
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

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問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
是座師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沒
却汝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曰未
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
說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曰却據地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
曰尺短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曰不可更拗直作曲
邪曰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闍黎眼瞎耳聾作麼遊山歸

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

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抵對別
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
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
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
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
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
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
未曰未曾師曰得間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遷化向甚麼

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
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
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
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為甚麼未證師曰
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為善知識師曰明
見佛性亦得名為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
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
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

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月又問教中
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
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
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
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
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
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
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

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
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
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
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
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
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
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
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

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
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
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偈曰最甚深最
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剎境是
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何
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
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
某甲為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響真聽

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拈却知有為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拈為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

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間萬
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角童問如何是平
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
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
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問動是
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
大士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
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胷與一踏

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

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
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自

此諸方稱為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
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
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
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
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
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
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

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
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
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
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
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
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
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
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

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
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
薄伽梵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
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
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
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
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
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為兩段兩

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
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
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
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
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華嚴座主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
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
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

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曰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為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

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如何是
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
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
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
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沈問有人問和尚即
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
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
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

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真曰堂堂南泉
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久
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
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慙愧好兒孫泉荅曰今日投
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
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
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臨濟云赤肉團
上有一無位真人師因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

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誠斫松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為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擲下竹便下座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

處州曰向甚麼處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三

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衆僧侍

立次師曰祇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為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會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為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

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
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
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
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師參方揭簾
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勝光和尚鉏園次
驀按鑊回視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
事被師攔胃踏倒從此有省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
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

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當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羸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廣明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

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
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
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
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
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
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

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
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
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
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古
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
問某甲不問閒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
不為閒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
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

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
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
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
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
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
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為甚麼
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
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
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
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
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
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
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是常曰還有過
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起師曰玄珠自朗耀何須壁
外光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還來否師曰本

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曰恁麼則供養何用師曰功力有為不換義相涉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為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欲進語師便喝

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

趙州

云可憐兩箇漢

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
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
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
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
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

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
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
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
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
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
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暨
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

即哭院主無對

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颯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颯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

不易甘曰譬如餒驢餒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
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
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
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為山來甘
曰曾有僧問為山如何是西來意為山舉起拂子上座
作麼生會為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為
山去好

保福聞之乃
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
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趂
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甚麼足
迹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
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
旨焉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寺大德

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決擇疑滯唐咸

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洪謹以講論自矜

謹即法濟大師

師謂

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銓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
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謹茫然遂禮辭
遊方至瀉山方悟玄旨乃嗣瀉山師咸通七年示滅謚
無上大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

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

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法眼云若無後語有

甚麼歸宗也

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

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

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

頓忘前解歸寂諡弘照大師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趣僧曰舉似夾山

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
症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
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
境師曰不露鋒曰為甚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

自稱大
禪佛

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

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
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

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
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
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
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裏頭
來即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曰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

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
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
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

語見興善章

十五年牧杭州訪烏窠和尚有問荅語句

見烏窠章

嘗致書

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
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

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
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
醕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
各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
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罄已
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為文動闕教化無不
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
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徒一曰滄
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
曾度者要須船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
全是佛不須更覓佛祇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十年終于
本山謚性空大師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師曰還許
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化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

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
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
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
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人開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
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
不是師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
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
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

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

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閑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閑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

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柰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
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
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
麼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
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
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

戒帝曰云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
云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
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
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
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
迹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
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
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

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幾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

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
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
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
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
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
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
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盖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
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

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具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章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

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勅
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
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
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為居士身忍僂林下坐禪時曾
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暨
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謚歸寂禪
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

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

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

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僧問鏡清

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

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又

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

我從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為山的子麼

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為湊泊

河中府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永泰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瀉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

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
山咄曰賊尚未打却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
屏却左右為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禮拜即义
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
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但引頸示之
玄覺代云老兒家放下义子得也霍山通和尚訪師
纔見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

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

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
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
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
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
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
杲日無言運照齊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
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與
衆奪倫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
出家父母聽許為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
於黃檗後為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十載學
者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
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
稱後歸開元

今改
梵率

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

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
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攘一日晚參
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
處湏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
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
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
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

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扭師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有桶與我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驀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尚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擣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參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

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師問
一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
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
我不領話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
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
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師
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
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為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甚麼處來曰瀏陽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無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拄杖打曰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何祇對曰待

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
僧參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
那土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
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
若不問老僧即緘口言言汝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
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一句道盡時
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
棒教誰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

人問趣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邪師曰拄杖不在
苕帚柄聊與三十上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纔集
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
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眾衆回首乃云月似
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
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
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
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

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即說師曰狐非師

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處來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涅槃經茶毗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處曰徑山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以棒趂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

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處
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
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
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
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
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
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
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

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尚
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
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
三門頭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
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
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麤師便喝又
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
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
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
無師曰有甚餌羅鎚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
師曰上大人丘乙己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
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
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
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
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

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祇為今時師曰祇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

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蹠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若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

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
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
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為甚麼道
偷果子師曰賊物現在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
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
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
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參芙蓉峇見曰
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參黃檗檗問
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
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
躬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
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
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
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

契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
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
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
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六年五
月遷化塔于院之西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錢塘發
塔覩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時稱
老觀

尋常局戶人罕見之唯一

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

峯驀冒搗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祇要識老兄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師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污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祇得一個玄覺云甚麼處是少一個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

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
曰老僧近日舌上生瘡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
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
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腳時問如何是毗
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
山山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為甚麼不道曹却
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
瘞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

師對機多用此語時號骨剉和尚

問如何是

南宗北宗師曰心為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
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
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
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人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
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

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
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
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檠至公覩之欣
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檠曰
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檠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檠曰在
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
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
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道有

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既通徹
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
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
峯該通禪講為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
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為昆仲於義為交
友於恩為善知識於教為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
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
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

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為之序公寫志內典深入法會有
發願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決志尋師
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
次至嶺外大滄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
行操履不羣為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
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為曰何不道

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為口為歎曰子真得其髓從
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堀口山龍懷寺於路
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峯轟
秀澗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無礙
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目為木禪菴師乃居之十餘載
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
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
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

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

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
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裏
骨這箇衆生為甚骨裏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塵
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為甚麼
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大隨一面事
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
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歧路

各別時如何師曰為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
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執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
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師曰火鑪露柱行者領
衆參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
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
屑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
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問僧甚處去曰峨

峴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擲口令正乃曰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即端坐而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

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

徭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得恁麼

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拓起

問曰這箇出在甚麼曰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

尼無對保福代云欺敵者亡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朝死

又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

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

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
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
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
開堂說法即雲門也龕塔塋儀廣主具辨謚靈樹禪師真身
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為山因見桃
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
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為覽偈詰其所悟與

之符契。為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玄沙沙云

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

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
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
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
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
逢雪峯有偈送雙峯末句云雷罷不傳聲師別云雷震
不聞聲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
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峯曰意
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

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久戰沙
場為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
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
無邊剎枯樹無華爭柰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舍生何
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
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
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
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

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秫擒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山問闍黎生緣何處師
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麼師
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住後上堂諸
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
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却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
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闍師問壽山年多
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毘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

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
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
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
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
處去來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王氏子生而有
異及長為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
禪師所更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

袈不受具戒唯以雜絲為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
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
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
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院
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寄此過
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即道峯休去

潞州潞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

前華樂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為得旨後造
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
建院以文殊為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
入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
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為甚麼遭賊師曰今
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趙州諗禪師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州曰放下着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
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
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問如
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嘗有一蛇一
虎隨從手中與食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纔綻遍滿娑婆祖印

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因即歇去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聾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

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
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
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柰老何師曰年多少張
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
也未在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
為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雨

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烏背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問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

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
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
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
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甚
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偈曰三
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
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瞍者為吾討來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柰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曰為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

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趂出師有時驀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

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
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
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
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
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天祐二年七月示寂塔於寺
西南隅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

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有新
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
師曰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
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一日見侍
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
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
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
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
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要道即道曰請師
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
麼生照曰莫錯師乃放手照曰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
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
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

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裡著沙得麼
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
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
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齋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
是敵者齋曰俊鷄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齋曰
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師曰

死却這漢也

關南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
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
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
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
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劒橫肩上作舞僧問

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
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
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
師乃著豹皮襯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
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
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
遠來無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
空麼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闕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
一拳師遂有省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
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拷桄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
氈上座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
打一拳駭散疑團獠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
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
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為閒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
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谿曰為佛法來師乃升座谿上參師問上

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

末山代云爭得

到這裏

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

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

曰太繼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
兒為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
界傾壞曰世界為甚麼傾壞師曰寧無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
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
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
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

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
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
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
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
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
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
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
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

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

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代衆

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
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祇如玄沙
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
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箇莽祇認得一機
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
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為甚麼道承當處箇莽若不悟又
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
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餠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搥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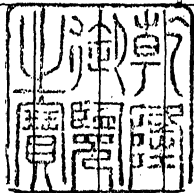
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驚喚上座僧皆舉
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
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昇州長慶道巖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領悟微言
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既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堂彌
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
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

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
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閒業識
茫茫蓋為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
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
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
事不獲已蓋為初心耳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
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曰學人
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

示寂



五燈會元卷四